

(一)

中秋桂花飘香的季节,我去花鸟市场,想买一株小桂花树。因为是常绿树,而且又开芳香的花,桂花在江南常常被用作绿化树种,我家所在的小区里大概就有上百株,但我还是想自己拥有一棵。

在花市看到一位小贩在卖一种开玉白色花的小桂花树,和平时所见最多的开金黄色花的金桂不同。他说:“这叫日香桂,会四季开花呢。”

不管是否四季开花,我喜欢这颜色,就把它带回了家。种了一年之后发现小贩说得没错,果真是四季开花的品种,只是除了秋季外,其他三季开的花都少,而且不香。

后来还种过一株金桂,在秋天可以开花两三次,而且每次都是满树金粟,甜香扑鼻。

桂花的园艺品种非常多,秋季开花的根据颜色分为金桂、银桂和丹桂三大类,还有四季开花的叫四季桂。因为丹桂和金桂相比相对较少,颜色又比较鲜明,所以有些人特别喜爱它,这其中包括宋高宗赵构。

据南宋陈郁所作的《藏一话腴》,“明(指宁波。有人误解为明朝。宋朝人怎么可能写明朝事呢?)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木犀,忽变红色,异香,因接本献阙下。高庙雅爱之(高庙,指宋高宗),画为扇面,仍制诗以赐从臣云:‘月宫移向日宫栽,引得轻红入面来。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点为君开。’又云:‘秋人幽岩桂影团,香深粟粟照林丹。应随王母瑶池宴,染得朝霞下广寒。’自是四方争传其本,岁接数百,史氏由此昌焉。”

其实丹桂自古就有。唐朝名臣李德裕在《平泉山居草木记》中,就写到自己在洛阳城外的平泉别业中引种了“剡溪之红桂”。不知为什么宋高宗会觉得这位史本的丹桂特别稀奇。皇帝的喜爱在当时引发了一股争相嫁接、引种史本家的

丹桂的时髦,他家也因此发了财。

丹桂其实也不止一种,从橙黄到橙红到朱红,都可以叫丹桂。我也喜欢,一直想种纯红的一株,但要种的花实在太多,迄今还没有种过。

(二)

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一书中写道,“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长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中国人关于月中有吴刚斫桂的神话,在古籍中最早只能追溯到此了。

这则记载过于简略,许多应该有的细节都没有。比如说“月中有桂、有蟾蜍”,这桂与蟾蜍究竟有何关系?而吴刚“学仙有过”,跟谁学仙?所犯何过?又被谁谪令伐树?不过,月亮从盈满到亏缺,再从亏缺到盈满,这样的循环不已,在古人看来,它象征了长生不死,不,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生命循环吧。

那么,为何偏偏选中桂树呢?我想,这大概跟桂花是常绿树(在古人看来,常绿这本身就跟长生有关),而且又在月亮最大、最圆的季节开花有关吧。挺然竖立的常绿的桂树,是不死的阳性原则。

至于蟾蜍,则是阴性原则的象征。蟾蜍在冬天于土中掘洞冬眠。这时的蟾蜍不吃不动,看上去是死了,可是到了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它又从地下爬了出来。大地,古人认为属阴。所以,蟾蜍对他们来说,就象征着不死的阴性原则吧。

关于月中有桂花树的神话,还给了政治上虽然昏庸,但艺术上颇有创意的陈后主一些造园方面的奇思妙想。后唐冯贽所作的《南部烟花记》中写道,“陈主为张丽华造桂宫于光照殿后,作圆门如月,障以水晶,后庭设素粉架恩。庭中空洞无他物,惟植一株桂树,树下置药、杵臼。使丽华恒驯一白兔,时独步于中,谓之月宫。”这是不是中国最早的cosplay呢?

我跟她接触中不太跟她谈上访的事。起初她也有所顾忌,我对她说:你现在是我们办公室的志愿者,你应该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去年11月8日,为庆祝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区里在静安寺下沉式广场举办庆祝活动,她负责文艺演出。那天市、区不少领导出席,有些同志担心伶伶会不会找领导“麻烦”。伶伶得知后当即表态让大家放心。她很聪明、点子也特多。她去过一次中老年沙龙,她认为每次活动发一次性杯子,不仅太浪费,也不利于环保,提出每人自带杯子,需要一次性杯子的可以出钱买。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单身沙龙会员们的同意,现在大家都是自带杯子进场。春节期间,她发现小区门口一些不法商家利用春节期间城管疏于管理之机,非法销售烟花爆竹,便向我反映,我立马跟区有关部门反映,这些不法商家竟与城管玩起了躲猫猫的把戏,伶伶利用地利人和及时跟我沟通,汇报不法商家的行踪,终于搬走了这颗“定时炸弹”。

她那股不服输的执著劲很让我敬佩。渐渐地她适应了工作室的工作环境,也喜欢上了自己的那份工作。一次,她所在的小区居民因与物业发生纠纷,准备去区政府上访,她主动地上前劝阻。在她的劝说下,不仅制止了居民的过激行为,而且在居委干部的协调下事情得以圆满解决,居委干部发现了她的才干,一致推荐她当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她婉言拒绝了,表示自己更愿意在柏万青工作室当志愿者。

今晚灯谜

戴奕斐

风靡神州

(三字围棋术语)

昨日谜面:流行病亟须隔离(四字网球术语)

谜底:一发得分(注:发,发病)

本人这个名字是我的外公根据辈分和生辰八字起的,使用至今从未改过。但不久前却被他人改了一回。

日前接到湖北武汉特别关注杂志社寄来今年第九期杂志,颇感意外。我从未与其有过任何联系,怎么会突然给我寄杂志,难道他们是在广泛地寄宣传品吗?

打开杂志,从目录上看到一篇《座位折射美式平等》文章,摘自过沈晚报,作者为尹学亮。翻看后终于明白,这是摘录了我在美国短暂工作时亲身经历写的《座位》一稿。这个小文章发表在2009年7月11日新民晚报夜光杯版上。稿件刊发后有若干杂志、报纸和网站摘用

的才干,一致推荐她当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她婉言拒绝了,表示自己更愿意在柏万青工作室当志愿者。

就在伶伶干得很欢的时候,一次,伶伶突然跟我提出,她不干了,要去北京上访。听了她的话,我没有紧张,只是说:如果你去北京上访,我这里就不用来了。她听后,半晌没有出声。我接着说:做人要有尊严,该是你的钱一分也不能少,不该是你的钱一分也不能拿。她点了点头“说的也是”。接着,她告诉我,其实上访的日子很不好过。

转身

柏万青

时候,一次,伶伶突然跟我提出,她不干了,要去北京上访。听了她的话,我没有紧张,只是说:如果你去北京上访,我这里就不用来了。她听后,半晌没有出声。我接着说:做人要有尊严,该是你的钱一分也不能少,不该是你的钱一分也不能拿。她点了点头“说的也是”。接着,她告诉我,其实上访的日子很不好过。

尽管伶伶不太跟我提她上访的具体内容,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上访的诉求。初来时,她会时不时地唠叨,“我的诉求是合理的,我一定会成功。”我知道这是她的心病,这个心病不解决她是无法安心工作。今年年初,我约她聊聊,并仔细地查阅了她给我的资料。她的诉求是满动迁方案,应该给予补偿。对她的诉求我先建议区信访办召集相关单位,对伶伶的诉求进行“背靠背”的听证。根据相关规定,伶伶的诉求均不符合补偿条件,就是说伶伶一分钱也拿不到。了解该情况后,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一对一地与伶伶对峙,跟她“说理”,我们俩甚至于拍台子争执起来。

一天,她留下一封信,声称再也不愿意在我办公室干了。说实话,我与伶伶相处一年多,已经结下很深的友情。我细细地反思了对她上访诉求的处理方法,我太简单、太粗暴、太

被改名后的欣喜

尹学亮

过,但从未有任何一家杂志、报纸或网站与我有过任何联系,哪怕是近在上海,更谈不上寄报纸或杂志了。

尽管被改了名,看到自己的稿子能受到其他杂志的厚爱摘用,心中也就释然了。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又收到该杂志寄来的35元稿费,更是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稿件已是转摘自其他报纸,且弄错了名字,但编辑却能准确无误地将杂志和稿费寄到我手上,想必他们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从报纸和杂志来说,尊重读者和作者是天经地义的。但有些报纸



非奢侈品

(牛博士对马姐说)

戴逸如文并图

你不屑听吗?因为是卡尔·伯纳克博士对波士顿音乐学院入院新生的演讲?

听吧,你听他讲了奥地利维埃?梅西安何以能在纳粹集中营里创作了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时间终结四重奏》;他讲了“9·11”当晚,人们聚集在各个消防队门前悲愤高歌《我们一定会胜利》;他讲了奥列弗·斯通特意采用塞缪尔·巴伯的《弦乐的慢板》为电影《野战排》配音,借其巨力去撞击人们心灵深处的隐痛……

注意了,下面的话是一记重锤,敲得我脑袋轰然作响:

“音乐不是奢侈品,不是钱包鼓起时的消费品,音乐不是消遣不是娱乐,音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是让人活得有意义的方式之一。”

我们不正理所当然地认为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品只是钱包鼓起时的奢侈品吗?而消费目的更不是为了活得有意义,仅仅是为满足消费得起奢侈品而洋洋自得的虚荣心!正是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认识偏差,不,不是偏差是颠倒,酿造了、并还在酿造着多种社会隐患。

不尊重人了。我发了一条发自内心的短信,并跟她通了电话,承认了自己过错。后征得她同意,我让区信访办召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专门召开了听证会,并根据伶伶的提议请了律师。在听证会上,我站在伶伶的立场上,将她的诉求一一陈述,该争的争,在法律和政策面前,伶伶意识到自己的诉求是符合政策的。她不禁嚎啕大哭,看着伶伶伤心的样子,我流着眼泪抚摸着她的双肩劝慰着。过了很久,她转过身对我说,我的事该结束了。(下)

记得在北京读书时,学院里有一大片核桃林,我们在核桃树下读书、跳舞、聚会,真是诗情画意。每年9-10月间,核桃树果实累累,而我们却纷纷回家度暑假,终未亲眼目睹核桃瓜熟蒂落的样子。

梁实秋在《雅舍谈吃》里讲到的“核桃酪”,与南方酱核桃的做法大相径庭,“核桃酪”的味道我不得而知,但我敢肯定,酱核桃的确不失为一种美味。

我最喜欢吃姨妈的儿子谭二哥做的酱核桃。在姨妈家,我喝着茶,吃着酱核桃,听大人们摆龙门阵,感觉犹在天堂。

谭二哥本人也是一个有趣的人。从石绵调回成都后,谭二哥总喜欢一个人呆在家里,做做木工,制作家具,装修房子,亲自做酱肉和卤菜。在他看来,凡是商店里卖的,他都可以自己做,并乐此不疲。有一年春节,谭二哥邀请我们到他的小家做客。吃过丰盛的晚宴,他用自己做的豆瓣酱为我们做烧烤,我乘机向他打听如何做酱核桃。谭二哥说:原来还在石绵大山里时,山中产核桃,一个人寂寥无事,就利用当地特产学做酱核桃。呆的时间长了,手艺也精进了。

实行双休日后,空闲的时间让人猝不及防,如何打发长长的假期成为一个

“不平则鸣”是韩愈创造的一个成语,其实他一生都在不平则鸣。

韩愈,世称韩昌黎。其父韩仲卿是县令,韩愈生下不久,其母去世,他3岁时,又丧父。韩愈从小寄居在兄家,好读书,日记数千,7岁时已读了不少诸子之作。他19岁赴京赶考,自恃才高,却名落孙山。韩愈在京中寄宿,连考4次,最后才中了第13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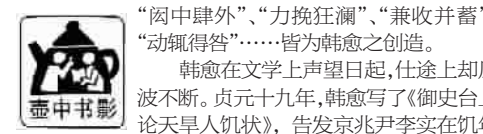
唐人中了进士,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才能做官,韩愈连考3年博学辞宏科,均未合格。由于手中银子全花光了,韩愈只能移居洛阳,他心情大坏,三上宰相书,奔走权贵之门,低声下气自我推荐,招致后人非议。后经友人穿针引线,韩愈与美貌的卢氏小姐订婚。卢小姐见韩愈为考试事心急气浮,便劝慰他:“科场失意常有事,欲成大器,必先退之。”韩愈遂起名“退之”。

韩愈蒙妻子鼓励,决定另谋出路,他应聘到汴州当观察推官,从地方入仕。这段时间,韩愈结识了孟郊、李翱、张籍等文友,启发了他提倡古文运动的念头。贞元十七年,34岁的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学博士,正式进入京城官场。博士官是个闲职,但韩愈在那里有机会接触许多文人雅士,韩愈为年轻考生写推荐文章,不少人陆续登科。随着韩愈文名日盛,不少举人与国子监的生员纷纷拜韩愈为师,“韩门弟子”渐有起色。韩愈陆续写出了《原道》《进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师说》《杂说》等名篇,其文气势充沛,语言流畅,造句奇崛,音调和谐。在唐代散文家中,韩愈的文章浑然天成,读来回肠荡气,“业精于勤”、“落井下石”、“爬罗剔抉”、“闲中肆外”、“力挽狂澜”、“兼收并蓄”、“动辄得咎”……皆为韩愈之创造。

韩愈在文学上声望日起,仕途上却风波不断。贞元十九年,韩愈写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告发京兆尹李实在饥年横征暴敛,李实是唐德宗晚年最信任的佞臣,结果韩愈被贬到千里之外、瘴疠盛行的阳山县当县令。永贞元年,王叔文推行“永贞革新”,外制藩镇,内抑宦官,韩愈则站到王叔文集团的对立面,对王叔文肆加谩骂攻击。元和元年,因韩愈“日与宦者为敌”,又得罪强藩,结果被贬。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论佛骨表》,遭唐宪宗暴怒,欲将韩愈处极刑,幸亏裴度等人群起救护,韩愈被贬潮州任刺史。

韩愈在潮州任官8个月,为当地百姓做了好事。他创作了《祭鳄鱼文》,又为逝去的柳宗元写了墓志铭。韩愈还写了几篇乞还的文章,终于感动唐宪宗,返京任职。韩愈在长庆元年任兵部侍郎。韩愈56岁那年,回韩庄别墅休养,当年12月去世。

综观韩愈一生,他因怀才不遇,每遇事即不平则鸣,很敢于说话。他的文章在唐代则独步天下。但其性格弱点也相当明显,他一生急功好利,年轻时为了做官,多次干谒求情,士人对其有“摇尾乞怜”之讥。此外,韩愈性格倔强耿直,脾气急躁,好为人师,对其文友有颐指气使之举。唐代文人好纳妾,韩愈家中妻妾成群。为了对付美艳妻妾,韩愈服硫磺(白居易诗:“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据宋人陶穀《清异录》载:“昌黎公愈晚年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干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可惜这位“百代文宗”死得太早了。



令人头痛的话题。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寂静的下午,看着谭二哥做酱核桃的情景。

于是,星期日早早地起床,独自散步到青石桥杂货铺称一斤干核桃仁,买一块红糖,边走边在脑子里琢磨着做酱核桃的每个细节。回家点燃煤气炉放上铁锅烧上油,按照谭二哥的粗略说法,开始动手。刚开始做时,为了避免浪费,尽量压缩成本,多动脑筋及时总结经验,力争用最少的钱,做出最美味的酱核桃。这样尝试了多次,我也摸索出一些窍门:如何掌握油温火候,如何熬糖不焦等。刚出炉的酱核桃黄澄澄,油香扑鼻,没有谭二哥做的那般甜腻,自认为比商店里卖的还香,而且便宜得多。成功了!我也有了一样绝活儿!

有人从杭州回来送给我一袋野核桃仁,味道咸甜酥脆,另有香料的异香。仔细看包装说明,其做法较酱核桃更为讲究。野核桃的美味如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令我念念不忘,在双休日里,我开始琢磨尝试核桃的新做法。

远去的青春犹如核桃树下的狂欢,热闹而多彩;渐近的中年犹如做酱核桃的闲情,自在而充实。



南方酱核桃

范丛梅

七夕会

美食情怀